

长篇历史小说

爱台良臣

陈说著

台湾岛上英勇抗英史诗
桐城派弟子殷殷爱国情怀

姚莹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I 247.53

201123

爱台良臣
长篇历史小说
姚莹

Aitai Liangchen Yaoying

陈说一著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台良臣——姚莹 / 陈说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96-3546-0

I.①爱… II.①陈… III.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245 号

出版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丁 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282709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清王朝经过康熙、乾隆盛世,到了道光帝时,就开始走下坡路,而鸦片战争,则是清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点。

其实,鸦片在中国流传历史悠久。据史料载,早在唐代,鸦片就由希腊人带入中国,开始只是作为药用。许多人对鸦片不甚了解。准确地说,清朝查禁的应该是叫鸦片烟,初吸鸦片烟,不暖不饱,然积久成癖,一度不吸,便如大病暴发。吸食鸦片烟,伤精败神,涸血烁体,所生子女,变成弱种,其害甚于鸩毒。大清自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就开始公布鸦片烟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自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英吉利东印度公司从英国获得中国贸易垄断特权,在印度和孟加拉生产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先是上层人物吸鸦片烟,渐渐民间也有人吸鸦片烟。到了道光年间,泛滥成灾,成了国之大患。虽然历朝历代都严令禁止鸦片烟,但是非但禁之不绝,而且越禁越多。

道光继承帝位之初,也曾对禁止鸦片烟颁布过法令,然而阻力甚大,不了了之,随后越演越烈,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患。英夷在零丁洋上设置“鸦片趸”,公开走私鸦片烟,每年从中国刮走一千多万两白银,致使清王朝白银匮乏,经济陷入危机。朝中虽有阮元、陶澍、林则徐、松筠等名臣,锐意图治,整饬历朝稗政,但无奈道光帝才智平庸,又易为人所蒙蔽,还是不能尽除鸦片烟之害。

时间到了道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中英在鸦片烟问题上的摩擦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深,朝野内外,人心惶惶。道光帝旻宁处于矛盾的中心,对问题十分头痛。他看出了满族大臣在治理国家上显得江郎才尽,想要重用才华出众的汉臣林则徐,于是在太和殿召见他。

道光帝为何看好林则徐?原来道光帝生性看重金钱,爱财惜财,对于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人才,更是喜欢。当年林则徐作为江苏按察使,奉皇命整治浙江水患,当时,林则徐要六十万两银子,道光算了算,就这六十万两也是精打细算的,如果换另外一个人,至少要一百万两。但是道光帝想考察一下林则徐的

为政能力，只给了他三十万两。林则徐真的只用三十万两，就把浙江的水患给治好了。这两年来，浙江再也没有闹水患了，证明林则徐治得彻底，治得很好。这件事道光帝一直记在心里。

道光帝见到林则徐，赞赏地说：“林爱卿，你在治理浙江水患上表现出色，甚合朕意。我们的文臣武将们，如果都能像你这样克勤克俭克己奉公，朕也不会天天为银子的事操心了。”林则徐诚挚地说：“皇上过奖了。微臣只不过因为出身寒微，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无外乎是精打细算，把一文钱掰成两文钱花。”道光帝口吻亲切地说：“林爱卿，说得好啊。众位爱卿，听到了没有？你们都要学习林爱卿，要过紧日子，不要做什么事情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把朕的银子大把大把地往外撒。”众臣称颂：“皇上英明，臣等谨记在心。”林则徐又道：“皇上，说到银子，臣有一本要奏。”道光帝平和地说：“林爱卿，你有什么好主意？说来听听。”林则徐奏道：“启奏皇上，目前东南沿海地区，鸦片烟走私猖獗，泛滥成灾，不但一般百姓、文武官员、王公大臣吸毒，甚至一些将士也成了瘾君子，如此下去，我大清将没有御敌之兵。不仅如此，由于鸦片烟走私，我国每岁流失的白银，已经逾千万两。鸦片烟如果再不禁绝，我大清将无银可筹。皇上，如今鸦片烟如此猖獗，不论是为国计，还是为民生，都应该禁烟了，望皇上明鉴。”道光帝有点不悦了，说：“林爱卿，禁烟的事关系重大，日后再议。”林则徐再奏：“皇上，鸦片烟流毒渐深。其他的不说，光是每岁漏银上千万两，也要把它禁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洋人将上千万两白银掠夺走啊。”道光帝用教训的口气说：“林爱卿，禁烟关系到我大清与英夷和其他外夷的关系，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林则徐还是不轻易放弃，奏道：“皇上，正因为禁烟关系重大，所以要马上进行。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琦善这时插嘴道：“皇上，林大人是在危言耸听。我大清自从与英国发展海上贸易以来，对英国出口茶叶、蚕丝、瓷器等货物，逐年增长，两广和福建等地，生意兴隆，物阜民康。另外，南边海关税收，也在逐年增长。而不是像林大人所说的那样民不聊生，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吧！”穆彰阿又混淆是非说：“皇上，琦中堂所言极是。据微臣所知，我大清与英国发展海上贸易以来，仅是海关关税每年就达几百万两银子。发展海上贸易，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利，怎么说是受害不浅呢？至于英国商人从鸦片烟生意中获利，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做生意总是要赚钱的嘛。”林则徐一针见血指出：“皇上，英商不是做生意，他们躲过海关，走私鸦片烟……”道光帝不耐烦了，道：“林爱卿，事情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好了，好了，众位爱卿，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要上奏？”林则徐只好改变话题：“皇上，微臣还有本要奏。”道光帝允奏。林则徐奏道：“皇上，福州府台湾兵备道杨廷理，明年上半年要告老还乡，缺一人选，微臣以为，台湾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关系到我大清国南边沿海的安全。因此，微臣以为，新任台湾兵备道这个人选，须要选一位文武双全，能独当一面的人来担此大任，方可保我大清国南大门万无一失。”道光帝脸上有了笑意：“爱卿此议甚合朕意。”穆彰阿又捣蛋道：“听林大人的口气，好像是要与什么人开战似的？”林则徐认真地说：“穆中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依下官看来，这国与国相交，与人与人相交，是一样的。古人曰，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下官思虑，如果我大清严厉禁烟的话，英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英夷这些年从鸦片烟走私中得了上亿万两银子，造了许多坚船利炮，于我大清十分不利。英夷已经通过与印度的贸易战争，把印度变成了他的殖民地，皇上，对英夷我们不得不防啊！”穆彰阿指责：“林大人，你这不是有意挑起战端吗？”林则徐反问：“穆中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道光帝说：“穆爱卿，林爱卿也是为国家大计着想，不要阻塞言路。”穆彰阿只好退却：“是，皇上。”道光帝感兴趣地问：“林爱卿，你说要挑一位能人出任台湾兵备道一职，莫非爱卿心中已有了合适的人选？朕也在谋划此事，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林则徐启奏：“皇上，微臣是有一人选，现任淮南盐制同知姚莹。”道光帝问：“姚莹，他不是桐城派的弟子吗？”林则徐回道：“皇上明鉴。”道光帝接着问：“此人有何来历？”

林则徐提到前不久，姚莹在淮河盐运漕船上抓获淮南知府刘骥一事。这时道光帝也记起前不久御史朱成烈在京城码头也抓获了一起走私鸦片烟的盐运漕船的事来。由于朱成烈和姚莹的联手彻查，捣毁了淮河鸦片烟走私运输线。道光帝连忙称赞抓得好。林则徐奏道：“皇上，姚莹早年受业于姚鼐门下，在文章上，虽亲炙惜抱先生，却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有经天纬地的才干。而且他曾任台湾县知县和噶玛兰通判，对台湾十分了解。另外，姚莹在江宁帮臣协理公务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处事能力。”道光帝感兴趣道：“哦，说来朕听听。”林则徐说：“皇上，事情是这样的，武进讼棍庄午可，数致大狱，但历年拒捕不得获。姚莹奉臣之命，设计将其捕获，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胆略、智慧和才能，因此臣认为此人可担大任。”陶澍也为姚莹评功摆好：“启奏皇上，微臣也举荐姚莹，微臣以为此人是干国之器，可委以大用。”穆彰阿见林则徐等人想把姚莹安排到台湾岛上去，他马上就用上了心思，想把自己的心腹王冠

华安插过去，于是马上奏道：“皇上，老臣推荐一个人出任台湾兵备道一职。”道光帝说：“穆爱卿，说来听听。”穆彰阿上前道：“皇上，前年福建山区剿匪，让近一万土匪归顺朝廷的人，您还记得是谁么？”道光帝摇头说：“穆爱卿，朕记得不大清楚了。”穆彰阿说：“皇上，是福建总兵参将王冠华，在剿匪期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勇敢杀敌。”道光帝说：“是一位虎将。他现在何处？”穆彰阿说：“现任福建水师参将，是正四品。此人正值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可当大任。”道光帝说：“穆爱卿，朕记起此人来了，是一个武将。当兵备道，要文韬武略，此议不妥。林爱卿和朱爱卿两位都如此赏识姚莹，想来此人必有不凡之处。好，朕就依两位爱卿所奏，来人啊。”华公公应声：“皇上，奴才在。”道光帝宣：“传朕旨意，宣淮南盐察使姚莹进京面圣。”

林则徐回到江苏，传来在淮南的姚莹面谈。姚莹奉命来到江苏巡抚府衙门，可以说，林则徐就是从姚莹在巡抚衙门为他办理的几件公务中认识到他的经世才干的。见到林则徐，姚莹拜道：“下官姚莹拜见总督大人。”林则徐离开太师椅扶起姚莹：“哎呀，石甫兄，快快请起，不必拘礼。”姚莹谢道：“谢总督大人。”林则徐满面带笑：“石甫兄，你我不必客气。请坐。”姚莹诚心感谢：“谢谢大人。礼数还是要的。”林则徐亲切地道：“石甫兄，皇上传你进京觐见，可能要派你出任福建巡抚台湾兵备道兼按察使之职，全面负责台湾军政要务。”姚莹诚惶诚恐地说：“谢谢林大人提拔。”林则徐摆摆手道：“石甫兄，不必客气，我也是出于爱才和为国家江山着想，才推举你的。石甫兄满腹经纶，雄才大略，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也是你的机遇。台湾兵备道一职，非同小可。石甫兄你来看。”

姚莹随林则徐来到大清国地图面前。林则徐指着地图分析，台湾与大陆一水相隔，孤悬海外，海岸线长，防卫十分困难。目前我大清与英夷因鸦片烟走私频频发生摩擦，如果我大清要禁绝鸦片烟，势必发生战争，印度就是一个先例。中英如因鸦片烟发生战争，台湾就首当其冲，形势十分危险。台湾在南方海防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往北，可以直捣福建、浙江、山东各港，甚至可以扼制天津、京都。往南，可以钳制两广以及东南亚各国。英夷早就把目光投到台湾岛，控制了台湾，不但可以控制中国南方各省，而且也掌握了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控制权。我想，英夷对台湾早已是垂涎三尺，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台湾的海防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听了林则徐的分析，姚莹也有同感。认为眼下英夷鸦片烟走私不但已经遍及南方各省，而且也已经危害

到了内地各省,流毒甚广。如果按林大人所分析的那样,大清严厉禁绝鸦片烟,势必引起中英战争,那台湾就十分危险了。

林则徐点头道:“石甫兄,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姚莹目光深远地说:“那由此可以推断,台湾是英夷发动中英战争的一个海上基地,它既可以作为侵华的跳板,又可以用为控制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基地。”林则徐兴奋地道:“石甫兄果然见识不凡。此次进京,觐见皇上,千万不要说文章以外的事情。”姚莹好生奇怪,问:“这是为何?”林则徐神秘地说:“见了皇上你就知道了。”

姚莹赶到京城,上了太和殿,拜见道光帝。道光帝心情很好,态度蔼然:“姚爱卿,你的诗文高唱入云,学识过人,连翰林院大学士的文章,也没有你的好啊!”姚莹心里十分惶恐,道:“皇上过奖了,微臣愧不敢当。微臣的文章是迂腐之见,不足挂齿。”道光帝赞赏地说:“姚爱卿哪,你的文章朕十分爱看。好便是好,不必谦逊。爱卿曾任过台湾县知县和噶玛兰通判,朕曾让福建巡抚了解噶玛兰开拓情况,有关噶玛兰的几次奏折,都是爱卿所作?”姚莹回禀道:“皇上明鉴,噶玛兰原始和噶玛兰地理,均出自微臣拙笔。”道光帝意外惊喜地说:“原来那两篇文章真的都是爱卿的大作啊,当时朕看到,就觉得文章写得十分出色,赞不绝口。”道光帝又问:“姚爱卿,你有这么好的学问,为何不进翰林院呢?”姚莹诚实地说:“启奏皇上,说起学问,臣只是读了一点书,可是臣的字,却写得十分糟糕。”道光帝再问:“那是为何?”姚莹如实奏道:“启奏皇上,因为微臣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不但没有钱读书,连饭也吃不饱。是叔公看我天资聪颖,资助微臣读的书。可是微臣家里实在是贫困,没有更多的钱买纸练字,所以,我的字写得很糟糕,现在想练,也迟了。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说的就是微臣。”道光帝听了,乐得哈哈大笑:“好好好,姚爱卿,你不但文章写得好,话也说得幽默。不过,姚爱卿,朕还是不相信,你有这么好的学问,字真的能差劲到哪里去呢?”姚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皇上,不瞒您说,臣的字实在是拿不出手的。”道光帝不太相信:“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字到底有多差,何不现在写两个字给朕看看?”姚莹迟疑说:“这个……微臣遵旨。”道光帝命道:“笔墨伺候。”华公公应承:“噫。”众大臣议论纷纷:“看看姚大人的字到底怎么样?”华公公端上文房四宝说:“姚大人你请。”姚莹提起笔,略加思索,写下四个字:皇恩浩荡。道光帝命:“呈上来给朕看看。”华公公呈上说:“皇上,请御览。”道光帝接过一看,不由得笑道:“姚爱卿哪,你的字确实写得不怎么样。这的确是不能进翰林院的。”众

臣看后不由得窃笑：“真是的，怎么字写成这样……”姚莹不由得赧颜。朱成烈上前解围道：“启奏皇上，姚莹具有经世之才，况且他为官清正廉明，爱民如子，道德漫流。”道光帝说：“朱爱卿，好像姚莹为进士，你是主考官吧？”朱成烈道：“皇上真是好记性。姚莹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文章高唱入云，让老夫击碎唾壶。所以，老臣就没有计较他的字，将他录为进士了。再说了，字好不好不是主流，关键是他是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官。”道光帝表示理解，说：“好好好，朱爱卿所奏极是，字好不好不要紧，关键是做个好官。好，姚莹听旨。”姚莹跪拜道：“微臣接旨。”华公官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理两淮盐运使姚莹，道德高尚，文韬武略；且曾任台湾知县、噶玛兰通判，于该处情势较为熟悉，台湾道员缺，著以姚莹升署，并照例加按察使之职，赏四品顶戴，钦此。”姚莹高呼：“臣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莹回到驿馆后，回想道光帝接见时的情景，这才明白林则徐说的只说诗书文章话的良苦用心了。因为说诗书文章，是他的长项，那是绝对难不倒他的。如果说官场上的话，说不定话赶话，就会赶出许多的毛病来。他心里感慨：知我者，林公也。

当晚，穆彰阿把姚莹被派到台湾任兵备道的消息，向直隶总督琦善和怡良通报。琦善说：“中堂大人，我们陆上走私线被朱成烈和姚莹切断了，那就只能走海上那条线了。可是，现在姚莹到台湾任兵备道，对我们的海上运输线，可是大大的不利啊。”琦善忧虑地说：“是啊，穆中堂，看来这个姚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穆彰阿道：“不必多虑，我自有主张。把王冠华调到台湾，任总兵副将。让他给我们看住姚莹。只要姚莹有一点不规矩，我们就逮住他的手脖子，看我怎么开销他！”琦善说：“有王将军看住姚莹，肯定万无一失。”穆彰阿道：“怡大人，你到广东去任巡抚，与韩肇庆联起手来，把鸦片烟的海上通道，给我建起来。”

姚莹下榻在吏部驿馆。他来的时候还是五品，这回受了皇上擢封，升为正四品，心里着实高兴了一回。心里正高兴着，驿馆主事来了，口吐莲花道：“恭喜大人，贺喜大人，请大人到对面那个驿馆去住吧。”姚莹乐呵呵地说：“大人，不必了，我住在这里挺好的。”主事道：“大人，您现在住的是绿顶子们下榻的驿馆，现在您已升为正四品了，应该住到对面蓝顶子大人们下榻的驿馆才是。”姚莹笑道：“谢谢大人的关爱，这回就住这里了，下回来再住到对面去也不晚。”主事感

叹道：“大人，您真是好人品啊！”

原来这京城里的驿馆是分等级的，来京城办事的官员们，按照顶戴的品级住不同的驿馆。除了绿顶子们、蓝顶子们住的驿馆外，还有更高级的红顶子们住的驿馆。姚莹心想，有得住就可以了，这次能受到皇上的封赏，多亏林则徐大人的提携，于是心里不由得暗忖，在适当时候，要好好报答林大人的提拔之恩。正在高兴之际，桐城派同学加同宗兄弟姚柬之来访。姚柬之与姚莹是同宗祠的堂兄弟，举人出身，为官多年，因为人正直，犯上直言，所以一直不得上司的喜欢，趴在县令的任上，始终没有动过窝。姚柬之一进门就拱手道：“恭喜石甫兄，贺喜石甫兄。”姚莹回礼：“同喜同喜。佑之兄，你怎么来了？”姚柬之回明：“石甫兄，我是到京城办点事，听说石甫兄为皇上所器重，擢升为正四品道台，实为我桐城姚氏家族大喜啊！”姚莹感叹：“小小四品，不值一提。佑之兄，几年不见，你倒是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么风流倜傥啊！”姚柬之笑道：“石甫兄，所言差矣。你我同年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不中用了。”姚莹听了他后一句话说：“佑之兄，听你的话音，好像有什么心思？”姚柬之和盘托出道：“不瞒石甫兄，我想解甲归田，过几年与世无争的日子，比在官场上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要好得多。你我都是桐城学派始祖姚鼐门生，可是在做官方面，我却大不如兄长了。这么多年来，还是个六品芝麻小官。”姚莹心情颇为复杂地说：“其实为人方面，我还不如佑之兄，有时也爱认个死理，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两人正说着，店小二来报：“姚大人，曾国藩、史述和张际亮大人来访。”

曾国藩是湖南人，但却是桐城派弟子。此时的曾国藩是翰林院的侍讲，刚刚崭露头角。张际亮则是姚莹的文友。史述虽然不是桐城派弟子，但他喜欢姚莹的文章，又同在福建做官，经常来往，结成金兰之好。

姚莹赶快迎出门道：“三位仁兄，有失远迎，快快有请。”史述像唱歌似地道：“石甫兄，恭喜恭喜啊！”姚莹谦和地说：“励之兄，同喜同喜。”正说着，御史大人朱成烈到了：“姚莹啊，贺喜。”姚莹说：“恩师大人，学生有失远迎。伙计，快给各位大人看茶。”店小二立即献上好茶。朱成烈环视了一下姚莹的住房，说：“哎呀，姚莹，你已经是正四品了，如何还住在这种简陋的驿馆里呢？不如到寒舍小住几日，我们也好叙谈叙谈。”姚莹真诚地谢道：“恩师大人，不必客气，我在京城只住两三日就走，哪里好意思到府上打扰呢？再说，我出身贫寒之家，能住上这样的驿馆，已经很不错了，何必到对面的驿馆里去凑热闹呢？”朱成烈感叹道：“姚莹啊，你如此淡泊名利，令人敬佩，敬佩！”史述热情地相邀：“石甫兄，今天我

做东，请各位大人小酌几杯。”姚莹马上说：“励之兄，这个话当然是由我来说，今天我做东，请各位仁兄小聚一下，以表达对各位的敬意和谢诚。”曾国藩笑曰：“如此说来，那我就改为明日，在寒舍请各位，还请赏脸。”

姚柬之献言道：“想我们桐城派弟子，平日里也难得聚首相会，不如就此机会，大家多聚几日，一来交流学术，二来畅述友谊，不知各位大人意下如何？”张际亮马上表示赞同：“此议甚好。我虽不是桐城派弟子，但是我深爱桐城派的文章，也好借此机会，向各位领教一二。”姚莹也就顺水推舟说：“这确是一个好机会，那我就多住几日，向各位大人讨教了。”

当日，在京城桐城派弟子，相约到京华酒楼聚会，姚莹做东。宾客落座，姚莹致词：“各位同好，谢谢光临。姚莹不才，却得到各位仁兄的厚爱，莹感激不尽，请大家同饮了此杯，干杯！”众弟子谢道：“谢石甫兄。”一巡酒过后，姚柬之站起来说：“在座的各位都与桐城派有关，论当今文章，石甫兄应数第一；论诗作，当以植之兄为魁首。但植之兄一直都在做邓廷桢大人幕僚。所以，我认为，石甫兄应该为当今桐城派的领军人物，大家以为如何？”史述应道：“佑之兄所议甚好，石甫兄堪为当今桐城派的主将。”张际亮也附和说：“石甫兄著作甚丰，在下也以为，当今桐城派主将，非石甫兄莫属。”姚莹谦逊道：“各位仁兄，我姚莹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清楚？各位，不要折杀我了。”史述说：“石甫兄，这有什么，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本来就数你的著作最多最出色嘛！”姚莹又谦言说：“我写的那些东西，都不上斤两，自感惭愧，根本就不能与桐城派的先祖们相提并论。”张际亮又道：“石甫兄，你的文章独具特色，自成一家之言，独步天下，如何当不得当今桐城派的主将？”姚莹连连摆手曰：“际亮兄，你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罢，你们再说，我就无地自容了。”姚柬之助言道：“石甫兄，你也不必过于谦虚谨慎，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嘛！”众人哈哈大笑。

要知如何发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章

辞别京城众位朋友,姚莹衣锦还乡,回到桐城。自姚莹的母亲张太夫人逝世后,姚莹把家搬到桐城县城寺巷。姚莹的老家在桐城麻溪姚家村。据姚氏先祖列传记载,麻溪姚家的先祖,原是浙江省余姚人氏,当年姚家先祖做官到桐城,随后就在山清水秀的麻溪安家落户。麻溪姚家村的人听说姚莹受皇封荣归故里,姚家村的族人举族欢庆,纷纷来到桐城县城庆贺。姚莹家到处欢声笑语,张灯结彩。桐城江县令随姚氏族长和全族人,夹道欢迎。姚莹与族人和家人见过礼。族长赞颂:“莹儿,你这次荣升四品,出任台湾道台一职,实为我姚氏家族光宗耀祖。”婶娘说:“莹儿,这些年你一直在外做官,很少回家,这家里家外都是你媳妇一手操持,你可要好好善待她啊。”姚莹诚恳地说:“婶娘,孩儿知道,不是夫人在家为我操持,我哪能安心在外做官呢?我这四品顶戴上,还有她的一份功劳呢。”婶娘高兴地笑道:“你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你父母早已谢世,你这家中里里外外,多亏你媳妇操持着,是她替你顶着这个家呢。”姚莹道:“婶娘所言极是,我谨记在心。”

姚氏家族欢聚一堂,招待各方贺客,族长在酒宴上致祝酒词:“各位姚氏子孙,我们姚氏家族先祖,自两百年前做官从浙江余姚来到安徽桐城落户,凡两百年间,出了四十七位进士,官至翰林院大学士,姚莹官至四品大员,是屈指可数的,这是我们姚氏先祖积德行善的结果。望全族人遵照姚氏家族祖训家法,教好子孙,姚氏家族,会出更多的人物!”众人欢呼:“好啊!”

姚莹有挑灯夜读的习惯。回到了家里,入夜,还是捧起了一本书读起来。夫人方氏端着一碗莲子汤来,说:“老爷,你这一路辛苦,我为你熬了莲子汤,你喝一点下下心火吧。”姚莹谢道:“有劳夫人了。”方氏温柔地说:“老爷,你常年在外,难得吃上家乡的莲子汤。”姚莹感慨地说:“还是夫人最疼我,还记得我喜欢吃莲子汤。”方氏说:“老爷,别光顾着说话,趁热吃吧。”姚莹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太好吃了,绵甜清香,原汁原味啊——”

方氏见他一边吃莲子汤，一边还在看书，便说：“老爷，吃了莲子汤，早点歇息吧，不要太劳累了。”姚莹说：“哦，我把这一篇看完了就来睡，夫人你先安歇吧。”方氏说：“我知道老爷一向有夜读的习惯。”姚莹感慨地说：“是啊，一个人在外面，白天公务繁忙，也就过去了，可是到了夜晚，寂寞是少不了的。读书人打发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一读书也就忘记了身外的世界，这几十年下来，也就成了习惯了。”方氏不由得泪水潸然，说：“老爷，你太清苦了。”姚莹宽她的心说：“没什么，习惯了，习惯也就成自然了。”方氏温柔地说：“那我守在你身边，做会儿针线活吧。”姚莹看出了她的意思，说：“如此也就算了。我一个人寂寞惯了，你在我身边我反而不自在了。夫人，那我们就安歇了吧。”方氏温存地说：“老爷，我来为你宽衣……”黑暗中，姚莹问：“夫人，想我了吗？”方氏不好意思地说：“你说呢？……”

为官多年，姚莹难得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到麻溪姚家村，他着便衣在田边地头漫步。他走到祠堂附近，听到祠堂内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他的眼前出现了自己少年求学的情景来：少年时，家境困难，没有钱供他上学，只好放牛。他常常骑在牛背上，来到祠堂边，听到祠堂内传出来的朗朗读书声，他下了牛背，将牛放到草场，自己跑到祠堂边，伏在门上听起来……牛跑到庄稼地里，吃了起来……

姚父寻来：“莹儿，你放的牛呢？”姚莹大惊：“我的牛……”姚莹举目一看牛在吃庄稼，飞跑过去，将牛赶出庄稼地。姚父呵斥道：“以后再来偷听，让牛吃了庄稼，你就等着饿饭吧！”可是，没过几天，姚莹就将父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放牛时不知不觉又来到祠堂，伏在门上听起来……

学堂内先生提问学生：“穷在闹市无人问……你，回答下一句是什么？”学童甲：“我……不知道。”先生生气道：“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还装腔作势地念什么书。”学童哭了。在学堂门外偷听的姚莹不觉脱口接道：“富在深山有人访。”学堂内先生生气地盘问：“是哪个多嘴？不准多嘴了。你们都听好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你，回答下一句是什么？”学童乙：“我没记住……”先生不由得骂了起来：“你除了能记得吃喝拉撒，还能记得什么！”姚莹又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生大怒：“叫你们不要多嘴，又多嘴。是哪个？给我站出来！”学童乙：“是门外的人……”先生疑惑地问：“是门外的人？”先生出得门来，看到姚莹正在离去，喊道：“你是谁家小伢，你念过书吗？”姚莹怯怯地回道：“先生，我没有念过书，只是偷听了几回。”姚父这时追来：“莹儿，你又跑到学堂来了，你的牛

呢？”姚莹赶快跑了。先生叫住了姚父：“表哥，原来是你家相公啊。”姚父说：“是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每次放牛他都要来这里偷听。”先生问道：“表哥，你为什么不给相公念书呢？”姚父说：“唉，家里常常没有下锅米，哪里还有闲钱念书啊？”先生说：“表哥，贤侄这么好的天资，不念书太可惜了，他是一个念书的材料啊！”姚父摇摇头，叹着气走了。

姚莹家这一支，到了姚莹的祖辈上，家道中落。到了姚莹的父辈上，就更加落魄了，以致没有钱给孩子读书。

第二天，学堂先生到姚鼐家，向姚鼐说起姚莹的情况：“惜抱先生，你的侄孙姚莹，这孩子天资太好了，不念书可惜了。”姚鼐说：“哦，那我跟侄子商量一下，把他送到你那里去。”姚鼐马上到姚莹家，对姚莹父亲说：“贤侄，把莹儿送到学堂去念书吧，莹儿天生聪颖，读书必有出息。”姚父歉意地说：“叔叔，说起来实在是惭愧啊。老大损轩一人读书，我已难以支持了，您老也知道我的家境困难，没有钱念书，否则我也不会让莹儿放牛啊。”姚鼐说：“这样吧，莹儿上学全由我出资，你就放心让莹儿去念书吧。”姚父拜谢：“小侄替莹儿谢过叔叔，叔叔的大恩大德，小侄没齿难忘。”姚鼐说：“起来起来。先送莹儿到学堂启蒙，以后我来教他。那就这样，明天送莹儿上学去吧。”姚父千恩万谢……

现在姚莹又来到学堂门前，听到学堂内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不由得又伏到门上听起来，脸上浮现出甜蜜的笑容……

姚莹膝下只有一子讳濬昌，由于常年在外，对孺子的教育很少亲自过问，这次回来，不免关心起儿子的学习来。这天，吃过早饭，他便把刚刚五岁的儿子揽到怀里问：“濬昌儿，你学了什么啊？”濬昌回道：“回禀父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能熟背。”姚莹听了心里有些高兴地说：“好好好。濬昌，我的儿啊，你来得太晚了，为父的还不知能不能将你焐得干毛哦。”濬昌操着稚嫩的嗓音说：“父亲，焐得干毛，焐得干毛。”姚莹乐得笑逐颜开：“那就好，那就好。”这时方氏过来说：“老爷，加点热茶吧。”姚莹亲了一下儿子的小脸蛋说：“好了，你去读书吧。”濬昌告退，到书房读书去了。姚莹目送着儿子乐呵呵地说：“多谢夫人。”方氏问：“不知老爷这回能在家待多少时间？”姚莹说：“这次在家里可以住上几个月，要到明年的四五月才去台湾上任。”方氏忧虑地说：“这台湾不比内地，远在海外，是一座孤岛，来去也不方便。这一去可能三五年都不能回来了，也许更长。”姚莹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方氏不由得提起家兄说：“你看植之兄，考了一辈子，还是没有功名。听说

上科，他又是榜上无名。”姚莹叹息：“是啊，年纪也到了，他想在科举上出人头地，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姚莹问：“他家中经济情况如何啊？”方氏说：“很是拮据，时时无有隔夜粮。”姚莹说：“那你明日给他家送些钱粮去。”方氏笑着说：“老爷，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时常给他家送去一些钱粮，从没有让他们一家冻着饿着。”姚莹脸上带着笑意说：“夫人如此贤良宽厚，我感激不尽。”方氏说：“老爷，看你说的，自家兄弟有困难，我们不帮谁帮啊？”

姚莹回家的第二天，方植之的妻子来拜访。姚莹的妻子方氏就是方家的姑娘，与方植之是姑表亲。姚、方二人又是同门师兄弟，更是亲上加亲。方妻光氏一是贺喜，二是送来通过方植之转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大人的书信。姚莹接过方妻从包里取出的书信，打开来看过说：“原来是两广总督邓大人要我早一点去广东，林则徐大人近日可能要到广东，共商禁烟大事。”姚莹夫妇留方植之妻子吃了饭，饭后方植之妻告辞了。

看过方植之的书信，姚莹就坐在家里待不住了，与妻子商议好，不日上路到广东，与邓廷桢大人相见。

族长知道姚莹要提前去台湾上任，叮嘱道：“莹儿，如今你是朝廷四品大员，担负台湾军政要务，我想你此去台湾，任重道远。南方形势十分险恶，为防止意外，我决定让在少林寺学武的姚进、姚远两位小侄，跟随在你的身边。”姚莹谢辞。族长又说：“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这个你就听我的安排好了。如果费用不好出，那就由我们家族公田里出。”姚莹见族长盛情难却，只好领情说：“多谢族长为小侄费心，小侄感激不尽。”

几日后，侄儿姚进、姚远从嵩山少林寺回来，两个小家伙听说要去台湾，高兴得不得了。姚莹问姚进道：“进儿，你的书读得不错，怎么弃文从武了呢？”姚进说：“回禀叔父大人，侄儿日日用功，夜夜苦读，不敢有半点懈怠，学业虽有了些长进，但是总是不得要领。所以，就弃文习武了。”姚莹大哥损轩的夫人说：“不瞒叔叔说，进儿的学业是个大麻烦，前年连乡试都没能上榜。我虽能识得几个字，但对进儿的学业于事无补。他要学武，我也就随了他的意思。”姚莹教导说：“习武也不坏，但是书还是要读的。读书要熔千家为一炉，汇百川于一流。不拘泥于一人一事，要把眼界放得开阔一些，看得深远些，才能高屋建瓴，一通百达。”姚进说：“叔父的教诲，侄儿牢记在心。”

过了些日子，姚莹决定起程南行，与方氏作别。方氏却是特别地不放心，不由得泪水涟涟道：“老爷，你这一去，我们又不知到哪年才能见面了。”姚莹劝慰

说：“台湾我也不是第一回去，十几年前夫人你也去过，只是与大陆一水相隔。多则三五年我就回来，少则一两年便回来探家，你也不要这样伤心。”方氏忧心忡忡地说：“不知怎么的，这次你去台湾，我有一种不祥之感，好像你要发生什么事似的。”姚莹安抚道：“不会的，不会的。夫人要相信我，我做了几十年的官，熟门熟路的，不会出什么事的。”方氏焦心地说：“听说英夷是红毛鬼，在南边闹腾得厉害，他们杀人不用刀，大老远的就能把人打死，我怕得不得了。”姚莹宽她的心说：“夫人过虑了，英夷也是人，都是一样的横眼睛、竖鼻子，还能狠到哪里去？再说我大清国还怕一个小小的英夷不成？”方氏还是不放心，说：“老爷，我知道圣命难违，不是不让你去台湾，只是担心你的安危。你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公务又繁忙，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姚莹宽慰她说：“夫人这话说得没错，过了五十岁，我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过我目前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方氏知热着痛地说：“老爷，我说的不是别的意思。我是说你这样在外面辛劳，我有心想跟你去，可家中事情丢不下，思来想去，你此次去台湾，不是两三年能回来的，你的年纪又大了，不如你到台湾看到有合适的女人，纳一房小妾，有个女人日夜陪伴在你的身边服侍你，偶尔不适，也有人替你端茶倒水……”姚莹心里很是奇怪，不由得惊讶地问：“夫人，何出此言？”方氏推心置腹地说：“老爷，你出门在外，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你的衣食住行……”姚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感慨道：“夫人，夫人……”方氏说：“老爷，听为妻一句话，到了台湾那边，还是纳一房小妾的好。我这样说，是为你着想，是为我自己着想，也是为姚家着想。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活啊……”姚莹感动不已，说：“夫人雅量高致，襟怀宽厚，真是难得啊。”回想当初方氏嫁到姚家时，家境还十分困难，可是妻子无怨无悔。虽说后来也跟他任上当了夫人，但也是克勤克俭，任劳任怨的。几十年就这么下来了，一眨眼都成了老妇了。他的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来，遂为妻子作了一首诗。诗为《闺人劝纳妾诗以谢之》：

菟丝萝蔓结萌芽，蒹席匡床两愿赊。
愁裹朱颜羞镜匣，梦中春色惜年华。
怀香自种宜男草，买笑何须解语花。
惟有孀闺慎调护，晓风莫使透窗纱。

姚莹辞别家人，带着姚进、姚远来到广州。他对南方景致太熟悉了，闯入眼

帘的高大椰子树，满地盛开的百花，空气里洋溢着香蕉的气味。他们在街上行走，突然，行人骚乱起来，纷纷让到路边。一队兵士吆喝着跑步前进，姚莹让到路边问：“老伯，这是干什么？”老伯回道：“这是抓大烟贩子和吸毒的人去了。先生，你是外乡人吧？”姚莹回道：“是，刚从内地来。”老伯说：“那就难怪了。自从邓大人来到广东，就大举开展禁烟，抓了不少烟贩子和吸毒者，邓大人真是为民造福的好官啊。”他们又来到一条街上，只见许多人围观着什么，还有人激怒地叫喊：“杀了洋鬼子，杀了他们！”姚莹上前一看，原来是兵士们抓了一个洋人，那个洋人被五花大绑着，他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大叫：“放开我，放开我，我是大英王国的商人，你们不能抓我！我要到你们皇上那里告你们，让皇帝来杀你们这些野蛮人！”老者愤怒地说：“你们这些洋鬼子，走私鸦片烟来害我们中国人，抓你是小，要把你们全杀了，方解心头之恨！”众人呼吁：“对，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一时群情激奋，将洋人打伤在街头。广州禁烟如火如荼，姚莹很受鼓舞。

姚莹立即到两广总督府拜见邓总督。邓廷桢将他让到上座：“石甫兄，请上座。来人啊，上茶。”姚莹谢道：“谢总督大人。”邓廷桢说：“石甫兄，我原让植之兄给你带个信，让你早一点来广东，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姚莹说：“总督大人，下官一接到植之兄的信，在家就待不住了。”邓廷桢说：“好好好。石甫兄，听植之兄时常提起你的文章文采和济世才能，我早就想当面领教了。”姚莹谦言道：“大人这么说，下官实不敢当。”邓廷桢说：“石甫兄德厚才广，这次能任台湾兵备道兼按察使一职，我十分高兴。石甫兄有经世之才，该当此大任。”姚莹谦和地说：“总督大人过奖了。下官才疏学浅，不敢跟大人相比，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下官来到广东地面，见禁烟活动如火如荼，倍受鼓舞，实在令下官敬佩不已。”邓廷桢叹息：“唉，石甫兄，提起鸦片烟，我的头都大了。”

原来，邓廷桢初到广东时，看到鸦片烟泛滥成灾，却不知从何抓起。后来他发现，鸦片烟由洋人从海上运到广州湾的零丁洋和大屿山等地集散，在那里设船囤积，谓之“鸦片趸”。然后广州烟贩子用快艇从海上偷运上岸。广州市面上设有商店，谓之“大窑口”，设在各州、县的分销点谓之“小窑口”。还有一些奸商，来往于广州和内地之间，将鸦片烟带入内地，鸦片烟这样就流毒全国了。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大清历朝都禁烟，可是为什么鸦片烟越禁越多，走私贩卖鸦片烟越来越猖獗呢？经过这一年多的深入了解，他才知道，原来是官商勾结，内外联手，朝廷中的那些王公大员，沿海的那些督、抚、州、县们，都从鸦片烟的走私中得到大笔银子的贿赂，中饱私囊，置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性命于不顾。于